詔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彊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彊之子蹄對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泳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

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
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
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遭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
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
不顯至其孫額額字紹仕于陳紀于詢詢子通仕于
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
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
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
沙溪至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
今譜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歸
國封邟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紀其可
紀者于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歙子
復無後世絕絀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
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
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
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
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
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
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生一子僧寶生三子顧生一子統生四子詢生四子長卿開生一子倫開

盛開

寔開

約生一子胤

詢生四子亮德器胤

通生二子幼明生一子一昶子生二子琮

幼讓開

自琛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萬生一子某生一子雅生二子效生三子謨

名亡子某生一子託遠

名亡子三生二子楚某成

郁子二八

俊子生一　仲子生一　儀子生四　猛子生二　宏子生二　翔子生一　葛三

宽子生五　綏　麗　起　至

炳　煥

憲　暐

郁子二八

極子生一　信子生一　儁子生三　端無子　覲子生二　晒　脩

載子生一　鑒　煦　曉　昴

素子生三　霈　曉　鵠

佺 子生二 宗古
旦 子生二 宗道
曄 子生三 宗顏
詡 子生三 宗閔
宗孟
遲
凱
勳
羽 無子
頴 子生二 景
做 子生二
邦 子生一 顗
名亡 子生一 頊
名亡 子生一 昱

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畧其上世遠而文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葵衮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關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illegible]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illegible]從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訟之官府者後多[illegible]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illegible]
令公府君諱梯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illegible]檢校右散騎常侍無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榮芝一莖兩莁生於楹鄉人以爲孝[illegible]
所感爲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葵歐桂里橫溪保之藏溝[illegible]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大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葵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葵淦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盩陵之文覇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仕里其

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
王氏
處士諱仕悌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悌四仕南應為靜江軍團練使
贈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
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異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悌十四少以文學著稱南唐耽進士
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
南京街比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
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訥悌十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悌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翱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蔣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傳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葵早未坑夫人追
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
史後知四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吏所憚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懶墮地家人無敢拾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未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
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
燕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
魏國大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為龜
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
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黄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禄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已子孝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楊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
今上登極恩賜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翁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頫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為政嚴
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南京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荊
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曉為三班奉職

職方府君諱頫字孝叔
諸們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士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
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
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
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以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
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
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為首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辛子王鼬與立自鼬與傳五世至王無彊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三十六字一作而無彊之子亦封於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得無彊之七世[七字一作孫]居[一作閩]揭復以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作侯]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一作]州之滄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海其居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滄]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滄海[一作曰]者曰顧[一作頤]者仕于晉最顯[五字一無]者曰建[一作]字堅石所謂滄海之[一作]顧者仕于晉最顯[五字一無]者曰建[一作]字堅石所謂滄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遭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者曰顧威名著于南海顧生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臨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

吉水人七自琛八世生萬萬為吳福縣令萬生某某
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
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國州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
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偽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御有二字府君以
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
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
年而天下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
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
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
[illegible]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者
其流固久矣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可
謂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
聞矣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為身之媿尚敢以為親
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
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
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
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
其子弟者蓋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
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

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其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五十七字(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之後)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圜陽氏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僅見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顧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顧于詩名謚與

詡生四子　長卿關　盛關　亮德
遂關　約生一子　諡
肅生一子　倫關　顗關　器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孫二　璟

自諡文下七世其譜系之入世孫曰彪彪弟四萬
萬生一子其生雉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名七　其生一子　雉生二　數生三　謨
子　楚生三　長子名七　遠　託
第二子名

椰子生八	殺子生一	鄭開						
神子生一	顯祥 二							
鼠子生四	垚子生二	理子生一						
寬子生四	谷子生二	炳子生一	鑒子生一	戴子生一				
著至	起燮	麗煥	露	素子生一	端無子 二	覲子生二	脩	倩子生三
顏	道	古						
宗	宗	宗						

倩子生三	信子生二	倨子生一						
曄子生三	旦子生二							
宗顏	宗道	宗古						

豪右之先修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

詮 生一 子

傲 生三 子

翦 生二 子

頲 生一 子

右有寧侯蹄因封命氏自

宗閔

宗孟

勳

景

昱

凱

可盡紀其不可絕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

入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

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歙八

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

其世次者再蓋自寶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

自珠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

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

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

抵文字殘闕甚言又不絕雖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尉王偃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高士奇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名載
部尚書高士奇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名載
千乘之族至敏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涿郡大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七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侯氏生子一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姑
子曰逵字叔遊逵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之子曰地餘字少翁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崇字子高政字正思漢氏以歙為孟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歙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譜明之也伏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悋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謬者皆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謹錄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數喪葬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
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
參異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疎有倫宜視
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
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
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
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又作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
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
皆名曉豈曉嘗出繼那又集本爾生一子顗唐書
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
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詳牡丹也 雨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
石中生蛊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
貯水不耗為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
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
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光滑好而已歙石出
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

佳全少時天得全璞磨礱
端溪以北當為上龍尾以
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
異然頑消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若其色青黑斑斕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
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
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
聞爾

青州漿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

亦可用惟硯簡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

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
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
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鋌者
尤發墨歙石多鋌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
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尤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
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

唐人惟稱維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書閣下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警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終列第一作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爾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與以

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蓮千葉李紅柳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其花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最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乘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文中在天地崐崙一作混淪之間未必中也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萬品作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小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麥禾樵牆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圃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

不為害者回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麋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遊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禁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不惟廿之感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然日之所瞩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雝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不暇悉記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姚黃

細葉青 文

牛家黃

左花

葉底紫

添色紅

朱砂紅

魏花

鞓紅 亦曰青州紅

潛溪緋

獻來紅

鶴翎紅

倒暈檀心

九蕊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麗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葉、壽安潛溪綠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

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十、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山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一莖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一莖數黃易識、葉嚼之不脣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鬻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

時人有欲閱者人税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江至花所
緑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晉明寺後林
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
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
花王今姚黄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單葉
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賢看第西
京賢相次青州以駃騠駄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
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来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
射罷居汝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来紅添色漸紅至其落乃類
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

蓮花之尤巧者出潤州紅黄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
殷紅如鶏羽色細葉粗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
出壽安縣北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
紅花凡花一作等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
等反淺白而一作檀點其心以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
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撒之九蘂真珠
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盛雙蘂
為九蘂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
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
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

如蓮花蔓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
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左氏家宇
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
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
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
墨亦謂之墨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
上其開也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
耶此花一日亡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
容使尸花心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

杜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
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來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
花出於汴深秋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
寺中已亡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
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
音寡枝花故其幾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
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
其所出初姚黃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
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
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

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
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
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
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
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
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一與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
焉唯劉尚一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萼
朵而已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
際多、丹、趙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
若今之盛也

洛陽、俗、尤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種花雖貧
薄者亦、於、門池臺、亭、市井張幄、帘、設酒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
陂堤張家園、小、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
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高三數丈以來葉實竹籠
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數朵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
字論獲之使馬上不動猶以大甕盛入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

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花工尤著
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家也）家家無不邀之姚黃一（俗但云門
千錢五（俗只云皇）秋時立契
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
權貴求其接（一）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
接頭亦古（一）五千今前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
前過此又（一）無矣花之未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以
泥封（一）用黃土擁之以翦葉作菴子罩之不令日
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

花（一）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
九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
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
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剥惧分其
脉也花繞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
既去翦蘸便以棘數枝置其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
不損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舊者蓋有蟲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蛛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窓以大針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驚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梢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 歐陽修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自小簡殘篇斷藁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人亦獨喜其全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蓋將寄杭州有美堂記知州事公之所書最後只舊此記堂記少家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只舊此記剡而自藏于家予方走人於京以模不遺余于是可以傳兩家子孫

集古錄跋尾卷二 二

右唐李邕書其文辭固已卓犖矣然筆畫亦遒勁可愛以是可以傳而書者以其文也以文傳而書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右唐李邕書其文辭固已卓犖矣然筆畫亦遒勁可愛以是可以傳而書者以其文也以文傳而書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此一作此 下一峽字有閒字）

（此下一有也字）

（此下一無之字）

（下一有司馬）

（此一作此 下一歸字）

（此下一有也字）

（下一作偏氣萬）

（此下一紅字）

（下一有司馬）

坡一作坂門其下園此下有宅一圃門名曰叶園有一白無如葉而葉窄一作黙白如葉密或作密其實丹一作黙其實丹延州花此下有小字疑當作寺一作祟如拍板之此下有小字疑當作寺一作祟實丹延州花此下有小字疑當作寺一作祟實丹延州花此下有小字疑當作寺一作祟實丹延州花

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亭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舟詩紫梅以喜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妾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輕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稾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下生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illegible]而訥真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植而[illegible]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鼓鼓[illegible]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衎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illegible]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illegible]

[illegible]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illegible]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冯嫣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illegible]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然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上性情至於[illegible]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illegible]正始末齊而下得其流[illegible]遥流泆唐之時子昂李

相沿与王維之衣或得其諄古淡泊之聲或得其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
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乎
其似春淒乎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直一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
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
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
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
一作其性當讀復一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
為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
漢間好俠一作士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一作諭人者也
晏元獻為樂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勞人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
上下其論也几昔（一作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而（一作無）時爾山其（一作鵬）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賞喜而雜處兮咸歎惑
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憑行道之猶非又悼神之
以一荼取天下後世乎餘不能以天下再（一作與）河北以易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其歎者嗟悲之心為翺所
憂之心則庶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李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下見人多笑脫有一人能如（一作加）翺憂者又皆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玉杯繁露之書蓋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
見有八十餘篇文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老龐三二作十篇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假之舟下南郡獨卧閉此遂誌之書生傳其論而云王者史元者於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不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外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甚大又江潮來至此豈歟家務作佳句而實無血耶然當時傳誦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郎中吳外耕漫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志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大略故備述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稱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題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又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致然在師魯猶為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輕
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乖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間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
世其睹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矣而猶為恨人挾
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
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貶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
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
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脩老是也不必號
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痛冤一作怨也故於若銘文但云
蔵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

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諱德不辨師魯以非罪竄逐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生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人自師魯始則前始也偶讀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有師魯始則範公祭文已言之豈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作書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文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屢卷疾讀五行誤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稍子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嘉

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子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餌高祖因見親暱可謂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一字不可識）武周為冤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之（一字不可識）

書明叔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猶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官（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滅（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永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喪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

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雀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趣作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絶筆於斯矣翰林東閤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擇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

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為人瑞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發自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脩覽其書知此道一時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論之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耶

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為榮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一作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

揚劉之作號爲特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

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皆字有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往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悔者蓋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入有善

壽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時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畫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盡以形似為難鬼神入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窮覽而言嘉之

題遂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善爲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之驚絶豈不又難哉此書雖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獨賞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遂公寧書室嘉祐八年仲春朔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乎遷內翰去居

滁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相
近無慮月又二歲公以疾歸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
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
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
卷而藏之予與時寡合昏耄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
世人莫若予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
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哀亡作

世之亂宜不服矣楼爭五代四海分裂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鄴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稍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寞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發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當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絶世

人多藏以為寶而爭得之尤多蘇子美永叔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而君謨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其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嘗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斷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作千狀萬態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粗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哉文由是言之

又若有為之者十一無此字是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二作人字亦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此一無字不善無萬此無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予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聞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修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嘗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筆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義獻以来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法潜正張芝與旭變態不常出乎繩墨之外神逸有餘而興義儼然矣予於外舅不及為足道哉此卷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真蹟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被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録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黄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日參治職公

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今
職絕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
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
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柳詩

劉聖御製刻石籠在玉堂北壁碑蝕甚歲至和元年
秋余初蒙恩召為學士堂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
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
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為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
參密議故當時號為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

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
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
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
喧然共以為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為禁職
稍加清不揣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
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閒然吏人
共守虛院而已職業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

元章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
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狙皆在屏
風其諸司官舍皆無之惟此數畫耳猿之奇玩也余自
出嶺絕多寐思之今中書省密院惟內宴更衣則
借學士院潤飾以待回謹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
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僧得於家
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
有博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
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
之七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
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
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頃過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来
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周冕之堂三面皆竹逕而不能道

以言者乃為已有於是亲友一
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昌然不得自稱
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疆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
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絶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
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絶不為過矣
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
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

尹師魯墓誌

故條析（石本作又條悉）而不簡（類藁作簡而不簡）必求其可（石本作故可）可當之（石本作以當之）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其字）歷（石本作歷官屢貶）盡知師魯學（石本無其字）叫虒（類藁作叫地）於其銘文（石本無其字）乃云銘文必為非（石本作皆非）故不（一本下有以字）以非罪（石本無以字）未必（石本無文字）若謂（石本作若為）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類藁作皇甫湜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誌云石本誌與李翺行狀言事作仲文）故師魯之誌（故字下有於字）唯以真蹟（真蹟二字石本作蹟而上有遂字）世人（無人字）

歐陽城縣學記

此卷論王[illegible]卿魯墓誌[illegible]良[illegible]言也遂寧府有石刻載
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畧新進士孔嗣宗請詣潁州
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為述[illegible]并遺辨誌又荅嗣
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
當辨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
故須委曲近[illegible]錄寄[illegible]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凡
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于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訴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大尉
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illegible]與孝子用心常畏然則當
時固無甚添換也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
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
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
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
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
事亦未[illegible]作有人君能上畏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
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illegible]丁[illegible]卜間最美之事獨見於

陛下然臣竊憲遠方貢士仰奉大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橫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臣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 揔誠應天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蔽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未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詢愚可銷於未萌臣聞大明助予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名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頻動河東又如黑者陰之邑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日晡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為盖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乘則群陰之失宜故天

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
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
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爾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
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
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
羌火亦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
而不惑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
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賦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
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相
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刖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
多慢人冤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
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
感貺休符之並臻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
上一言之出孰誰不敬從百事責實号自然無曠廢
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
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
說許陳古事於聽覽間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
時政能招福應亦資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
覺悟雉鳴於鼎殷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

在乎不倦祈穰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無過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釜蓋賊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下成器賊良玉非琢得成器

至寶雖美曰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藏琢以為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温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豈得以自貴人不曰學道無由而内昗故我誘之於諭之以玉内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

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捔禮神之瑞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曲工巧終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他山列乎良冶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矣在中矣徒内抱於美華礲而者用於入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斧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入務其師王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

琱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
大圭貴乎無瑕寶嘿瑕丞乎揚聲雖效琢而並用在設
諭以非精旨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
西琥東圭捨規摸而安劃半璋金璧非制度以難明
何若追琢不加刺畫非備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
昌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瑳瑕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都如堂賦堂陛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篡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
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範
稽往諜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論因

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
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而有基基高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
化被巍巍道隆儀正體誠以赫赫
乎馭民之貴如賓不禮厲
之制民欣載如瞻七尺
而易陵君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
下於焉而克順庶臣內附類楝棟之相依高作列辟
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地民示
臣庶之弗越袁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
人下絕僭王非應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宵構以相

曰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
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
居仲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
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
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
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
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
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義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大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業極新宮規模萬杵逐歡趨
照爛雲甍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魚菖高柱德同周
舞翟弥文郁橫經盛禮修微生聰昕敢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
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諜惟精
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
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
從於各主故我國地理二字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
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者之圖
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

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迩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物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賛大君之永圖上以躰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驗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奭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

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鄭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榮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昌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蕨鼯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旄盖輝映雜綏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慈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蔵珠於淵賦君子非寶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仲聖人之作君務蔵珠而弗寶俾在

淵而可分效乎至珎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嬾還
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
於媮俗復苞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
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
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
復用雖乎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
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撫辟以同議諒彈
雀而誠非貽乘無麛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
媚水之輝用能崇倫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
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贊珎雖無脏俾臨淵而盡除

奇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
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
斥乃珎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
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防至
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
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
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
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
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皐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倫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
咈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欽順時行賞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
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曰長養以旌賢
原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
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
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
無僭必順時而后執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直
建官當俟蕭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
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
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須以土田順木行而養
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
君之大柄在刑賞賞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
太蔟賓陽之月行慶賞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
奚哉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
懷靈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
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
災而有饉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
捕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
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
振時且異夫賜以圭瓚示假入而取誚贈其衮冕議
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考為令苟
違時而不度懼掊危而失正故左氏載穀子之言以
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賊 說畏天道自守其國

聖人以寧命恭默膺圖肅祇愛務畏天之義但彰保

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人上者兢兢
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
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與之開謂將設治民之術先
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
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恵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
於慄慄示無奭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
罔念致彊格恪貞之內所以底定無猶蓋由仲高明
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
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
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與

畏乎天表降鑒之其述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
休勿休之理道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濯無災以為懷
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
是則無拱是圖持盈守久不遑啓居予以圓靈之是
奉無敢暇豫予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
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
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忌憚於覆燾必克固
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之畏也序書著修省之
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謨鋪招皇極眷懷悚惕以為
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

斲雕為樸賦 除去 彼文 卓爍 飾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
棄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返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渾散器隨樸分騁匠
巧而篤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補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減鏤簋之飾

反本嚮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滛是抑道而取乎
反本理何求於外飾耄磨滅鎮歸樸王以全真蠲去
山雲表瓦樽而務德是則導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
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
同歸隴而錯諸盡滅雕為貴者寧懲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
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
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
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剗
剞鑽之華盡滅其態乃真懿

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倫期乎去泰去甚寧惡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王者行祭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於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至於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雲壑養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道于枯泉流而混并一則窮本

而有自一則無容而積成
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
紀地之名用能縛乃令儀
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
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
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
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籟
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
不踰后稷之尊弊人之事
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
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
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
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冶之誨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
度木随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
載考前文爰稽指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
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
誠以入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

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
直則輇動皆有法完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
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知八之理睹
規矩有取為圭為辟久異宜等九
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illegible]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
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
藝成而下明鑒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
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
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
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

衆之可師道或相譬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
譬周旋拆旋而可知是何撰斲為工剖劂斯主斲其
役以雖兼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
宓哉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其本周禮
侯國脩爰晦王者矣惟秉周之舊儀見根奇集已下續添
曲阜縣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
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
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
為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

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
教由治隆殫奉孺子位焉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
數世之後敢弃先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
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等世不敢
忘至文徽徽寄派而自遠守此茂典之惟永遵飛扈休
而可損一變孚道聖人之後所以昌蓍世可知先王
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
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立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
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又弃若敝蓋固蒂以惟
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入改王室而作離

黍何俟興言於彀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
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
葉法固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
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
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法為治之極則其
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
邦儀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詩類

函簫迎寒至商颺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罩實獻訞衆黴為歲
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菟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建接御試賦判狀　自四年來四字下一有五字

至不琢不成器賦　可成一作可名難成一作難明

賞以春夏賦　必順一作先順東一作動也事之以成一作發南任也物之以成一作長育養育有常一作無差無爽作

不爽具在一作其載作戒災

饉而一作或作饑主教主一作發而不行一作不後故能蓋一作其具異

夫賜以槃匜纓賜一作豈比夫纓繁贈其衮冕一作贈夫衮冕

公卿諸侯以粳粱賦　完為鞠作完當作挽

外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閻

三皇設言民不遠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睽古有臻於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揖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遠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

德世之遠御結繩而治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悼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黃帝之為世變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非詰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洎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

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民故不固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詰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達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遠者其在茲乎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未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天子方訢然說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蠲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與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

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毋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稟未靜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為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陛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侯以日[illegible]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

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速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過可朕嘆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廟堂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榍隧耳奈何俯仰詘信之略遑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吊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遺棄逐

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天豈白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殆疑作與春秋寢貶萬一矣謹論

論曰

夫子罕言利命仁於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贖幾深之蘧以窮乎天下之賾故易言天地之變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典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

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
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
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
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
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
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
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
明衣被群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
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論無一議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為賢愚誘而為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夫
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
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為義豈不達哉又若
無百行以全義居五常而稱首變人而及物力行而
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
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盛哉蓋三者之說誠皆聖人
之深達非難言之也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
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

侯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識而明之不假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群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之敦風見善而遷玆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滕萬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

叔敖之負薪宵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並責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
昭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為如何無惜辭費
對諮天人之精祲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
於此典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
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為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策本
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黃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
以二、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為難行故事
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
而談不得騁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

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
而署奏而未學廣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
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愚憲之秋也策
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
之防端木膠萬倪寬主猛之徒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
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
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
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
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

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
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
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偽關譏弗征以檢
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罪不得以異物
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
下逮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欽勸之使勤故有力田
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之抑其豪行之當時
猶為進士降及弊末遵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
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
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
田一壞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
取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
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
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
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
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又行甄
明不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
行以貢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
然無言舉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

士類泚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
謂其嬉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絶其僞而已若乃
端木殖財膠萬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
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
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
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
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邪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
中厥國勇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
三尺以著令明一戍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
死法天地之浅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
浅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
滌穢之澤若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
禮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
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
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捄溢即民心而
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罪刑罰謂天
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温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

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書災肆赦帝典之舉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寛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濫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為利則人有委纆之欺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寛仁也至文景而獄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條文執議論之平澈無罹民之不速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救弊者

第三道

不能救饑持轅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赦有司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問天馹先牧列於祭經國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徼息既久坰野之頌寥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麾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為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臧邊關

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
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蒭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房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
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廐禁原
蠶著為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
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晝莊荆以指麾包席
皮而載戢聞一作間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
內六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
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滋
久其費月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遷氓庶之貿遷施
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
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倫明也
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為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亘市不能以
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顓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為農師居豳成於
玉粟綿綿之胤本仁積功膴膴之原暨來賓字遂
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
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

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地龜墨之祥逖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廉王有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析理吳長談茲俊髦精于經傳敷言條對勿尚猥幷對鑿祖乎后稷以至乎郟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建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轂周公踐祚相成而賀康

即神皐以開壤據澗瀍之上將是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霤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與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曰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取徙鎬成洛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

已又烏称建邦之利甚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徳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憲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佴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佳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

觀精識

對帝堯之徳非不聖也必舜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群元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無聽居以側遑賢之席行則馳裹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榮以待

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擣昧之微舉皆管淺之
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
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
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
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闡
睠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泰誓諸侯之事乃
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
明為恥傳春秋蒙誣艷丘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蠆尾
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
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冕
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
章備天子之親覽劉黃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
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勤
華之閎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派博選賢
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杜賢能較成均
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規鞠儒亦當與問夫近世

取士之弊策試為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
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榷酤之不可除
靈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
之者骫骳曲辭僅能塞問責本末捨實得華若乃
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
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隱
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
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
公之化春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
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
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
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
其旨而周南之作一化作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
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詩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
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鑒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
謨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
事焉成湯有罪已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佚之
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
故其誡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
刪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

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
儒称仲尼立一王之法褒貶始終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
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
耕子產猶衆人之毋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
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缺故(一作毀)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一作權)而行之非為妻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
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
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謬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
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為恥(一作遺變)而見薄也

荒孱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諧間作莫
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
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噍
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大雅小雅
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嗟回車於欲救
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慤感緊形言孟堇所以救
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
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為悲文皇

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
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
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
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
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
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
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
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蓄播
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
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
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馬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嘽
緩噰奮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
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感而至
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
奏而子期賞音殺戮外形則伯嗜與歎子夏戚憂而
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為之墮睫邑陳之曲唐人不
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
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
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

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藻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閎規泊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伻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鄉在郊五家為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染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簉良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刑惟輕人倫彝訓邃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淨治故建官惟百緝
熙於大猷姬周以都都之盛紹乎至化故庶事惟能
丕揚於景鑠遠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
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
叙教於民人贏政弁諸侯之疆埒古以自是其制不
經搢紳者罕造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
卿五家為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詳賞賢者進

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
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
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
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
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庶事益煩
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
之論所以為此弊而歆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
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
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

既難於殫見苟美之歟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南省試策第三道 編明

第四道策問 頗折理 疑是折理

國學試策第一道 是二帝 作景

王圭之影 影合作